

# 争铁

有轨前行，无轨操作  
道尽良知的拷问与灵魂的煎熬  
首度揭开鲜为人知的内幕……

长篇时政小说

黄光耀 著

深度披露争建铁路内幕

小说以人大主任李无言为主线，通过他在争铁过程中的生活、文化、生态，刻画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。在争铁过程中，李无言经历了良知的拷问与灵魂的煎熬，也经历了一个人的蜕变。小说充分表现了在新形势下，矛盾交织，层层迭进，是一部反映中国铁路建设内幕的力作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争铁

长篇时政小说

黄光耀◎著

深度披露争建铁路内幕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争铁 / 黄光耀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04-2583-7

I. ①争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7991 号

---

**争 铁**

作 者: 黄光耀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青华视觉

版式设计: 张 敏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高 鹰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7

版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583-7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**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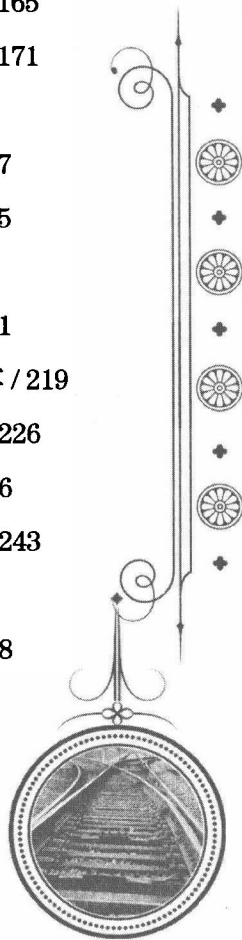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# 目录

- 一 被垂钓的闲人 / 1
- 二 开个讲卵话的会 / 8
- 三 狗不理的包子 / 15
- 四 那一地风水 / 22
- 五 难念的巴傩经 / 30
- 六 充满墨香的屋子 / 37
- 七 傩城出了三只蛀虫 / 47
- 八 能逮老鼠的猫猫 / 53
- 九 嫁女的烦恼 / 61
- 十 大林子里的鸟 / 66
- 十一 易水那个寒呀 / 75
- 十二 长辫子的故事 / 81
- 十三 无孔不入的记者 / 88
- 十四 好一支冷箭 / 95
- 十五 开启尘封的名片 / 102
- 十六 涂上青漆的竹雕 / 108
- 十七 骨性寒的老爷子 / 115



- 十八 庙门搞错了 / 122
- 十九 以同志的名义去革命 / 131
- 二十 黄鹤, 黄鹤 / 138
- 二十一 叶子的光合作用 / 148
- 二十二 一枚倒读的印章 / 157
- 二十三 葡萄美酒夜光杯 / 165
- 二十四 一张叫网络的网 / 171
- 二十五 近墨者新说 / 178
- 二十六 又当叫花子了 / 187
- 二十七 一个多事之秋 / 195
- 二十八 风流的代价 / 203
- 二十九 咱们的铁蛋蛋 / 211
- 三十 一席变味的庆功宴 / 219
- 三十一 又是一场大地震 / 226
- 三十二 虚与实的较量 / 236
- 三十三 一方铁砚的启示 / 243
- 三十四 山猪进行曲 / 250
- 三十五 下山摘桃子了 / 258



## 一 被垂钓的闲人

雒城的出境,如今新添了一条街道,名曰:融城大道。这大道本是要对接河对岸的卯水县城的,只因大桥尚未贯通,所以这路也便成为一条断头路了。按说路断人稀,这里应该萧条才是,可事实恰恰相反,这里不仅没有萧条,反倒越发地热闹起来了,因为路边小吃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冒了出来;而一些爱赶口的人,都喜欢来这里吃食,尤其是雒城那些吃皇粮的国家干部,更是趋之若鹜,一下就将这里吃火爆了。于是有人头脑发热,便将这条街取了一个新名,头冠一个“好”字,叫做“好吃一条街”。市人大主任李无言也是个食客,他宴请客人一般都来这里,也不为别的,只为了节省一点小钱而已。

这天吃罢午饭,李无言满嘴酒气地回到了办公室。橙黄色的窗帘,在空调的微风中轻盈地拂动起来,随之荡起一股酩酊的酒气。李无言躺下,鼾声顿然而起。可他刚刚入梦,电话就响了,是市委书记欧阳山打来的,他说:“无言啊,你过来一下。”

李无言一时没动弹,他有些恍然。这种话语他毕竟还是第一次听到,就仿佛一股强大的磁场,一下释放出一种莫名的引力——这就是亲和力,李无



言明白。因为先前欧阳山无论想说什么话、想办什么事，向来都是深思熟虑、雷厉风行的，谁也别想左右于他。作为人大主任，李无言自然有所领教，但是听欧阳山叫他“无言”还是头一次。平时一概都只叫他“李主任”，今日又是怎么了呢？

一时间李无言想不明白，心里也便生出了两种想法：

一是干满一届人大主任后，有可能让贤。其实让贤还是很客气的说法，直白点说，就是退居三线了。一般而言，大凡从常委变成非常委就退居了二线，再从二线退下来自然也就退居三线了。这种情形，雒城还有一种颇幽默的说法，说是连“三角裤”也一并退下来了，所以也叫“内退”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无论今后你想干什么或者想说什么，哪怕就是去贩毒、嫖妓，也不受什么组织约束了。自然县市这一级，要说最典型最尴尬的人物，当数刚离任的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了。可李无言还不到“内退”的年龄啊，这“内退”又从何谈起呢？

二是有要事相商。这一点李无言更有充分的把握，因为欧阳山的摊子铺得很开，既想大搞旅游，又想加快融城发展，这就需要强大的力量作后盾；可是亲历一年多来，他显然已经捉襟见肘、四面楚歌了，感觉很是吃力，恐怕最关键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人事和财政上，因为无论省里还是地区，一直都有人把握着雒城的命脉，大事可不是他欧阳想说了算就能够说了算。

李无言怀着满腹的心思，来到了书记办公室。门敞开着，里面只有欧阳山一个人。欧阳山正兴味盎然地朗诵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当他朗诵到结尾那句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时，李无言进来了，他便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主动去给李无言倒了一杯茶。李无言有些惶恐，忙说自己来自己来。因为他不明白欧阳山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可是欧阳山见他老站着，又招了招手，示意他只管坐，不必要客气。李无言就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因为欧阳山这时拿着茶杯，递过来，又轻声地道：

“无言啊，你是老同志了，有件大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啊。”

帮忙？李无言不明就里，一时面带尴尬之色，内心依旧忐忑不安。但他接过一次性纸杯后，又小心地说：“书记有什么指示，请尽管直说，我有思想准备。”他耳闻欧阳山要将市委班子重新洗牌，想将市委副书记蒋万华的位子



挪一挪,显然,这位子只能是将他挪到市人大这边,政协那边蒋万华是绝不会去的,再说以前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。他不能不这样去想。

欧阳山见他说出这样的话来,不觉一笑,忙解释道:“无言啊,你怕是误会我的意思了,坐,坐。”

李无言一屁股坐下了,依然云山雾罩的,不识庐山真面目。但为了掩饰尴尬,他又急忙喝了一口茶。

欧阳山微微一笑,自己也端起了不锈钢茶杯,他的思绪就像这茶杯里渐渐升腾的雾气,开始有了热度。不久前,他得知省委要换届,主要领导是从铁道部派下来的,昨日这一消息已得到了证实,他也就想起重新启动“争铁”的事项了。其实早在年初,以巴郡牵头“争铁”的航船已经搁浅,要想重新起锚又谈何容易?但是欧阳山从省里主要领导的异动看到了契机,他想,说不定有了天时地利,再通过后天之努力,巴雒铁路就进入国家“十一五”规划了呢。他相信成事在天,更相信事在人为。

然而,为找到一个好的牵头人,欧阳山还着实动了一番脑筋。毕竟这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事,既不能不当一回事,也不能太当一回事,得有进退的余地。所以他想来想去,这个牵头人非一个实干家不可,但又不能从现任的几个常委里挑选。毕竟常委们都划了一块自留地,自己的事都还忙不过来呢。但是若不从常委里挑选,最适合担此重任的,算来算去也只有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两位“闲官”了。可政协主席是个逛逛神,不仅喜欢喝烂酒,更喜欢讲卵话,让他去当大炮筒子还可以,担大事似乎就少一根筋了。欧阳山相信人大主任李无言有这能力。接触一年多来,欧阳山得知此公在部队干了十年监察,转业又干了十年纪检,为人正直不说,还有股军人气质,口碑好,办事能力又强。不过缺点也很鲜明,就是比较寡情、固执,有时还刚愎自用,俨然一个愣头青。自然,这种人是块干纪检的料,可问题是要去“争铁”呀,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潜规则,他又可行吗?

欧阳山一时拿捏不准,所以反反复复地思考、比较,实在找不出更适合的人选了。

实际上欧阳山下定决心起用李无言,还因为有关李无言的传闻。传言李无言老母姓吴,他的名字中也便包含了父母的姓。当然“无”和“吴”只是谐



音。可就是这谐音用得好,可见其祖上出过一朝大官,显赫过一时,福荫过一地,子孙自然也颇多文墨大儒者。而欧阳山身为文学博士,又当过大学教授,对语言文字颇有讲究,对李无言也就有所好感了。传说李无言生下来不喜欢哭,家人还以为是个闷生子呢,后来能哭了,又极少开口说话,看了医生,医生说有可能是自闭症。但是到了三岁以后,李无言开窍了,变得爱说话了,而且显得比一般孩子要聪明。乡人大感意外,都说这小子一般不说话,说话就不一般。所以,欧阳山也觉得李无言之所以能够干好纪检监察工作,多多少少与他的性格和天赋有关。

李无言自然不明白欧阳山所想,他还在等待书记发话呢。欧阳山其实也在揣度李无言的心事,这时也便试探性地问:“无言啊,你看我们牵头搞铁路,怎么样啊?”他话如钩,就仿佛姜太公钓鱼,正在垂钓这个闲人。

“这个……”李无言有些惶恐,他着实没有想到欧阳山还有此等想法,倒觉得自己刚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也难怪,像李无言这种退居二线的人,能够得到一把手的垂青和偏爱,确实有点意外:一是意外书记会重用自己;二是意外书记会有“争铁”的思想。似乎这一年多来,书记冒出来的就只有这些“思想”,无论旅游也好,融城也罢,虽然都开始起步了,但阻力却不小,如今又冒出一个“争铁”来,这是否又是一个超前的缥缈的思想呢?

其实有想法的人很多,但像欧阳山这样具有开创意识的雒城着实不多见。要说前几年铁路专家来巴雒沿线调研踏勘的时候,夹道欢迎的群众就连绵数公里,都以为通铁有望了,可谁知外市上面有人说了话,铁路竟绕了个大弯,弯到外地去了,最后雒城连个擦边球也没打上。所以当时就有人戏说雒城是“寡母子睡觉,上面没人”,说要是有人啊,早通了铁路了。但戏说归戏说,这一两年来,巴郡还在牵头跑巴雒铁路,却由于种种不确定的因素,项目最终没能进入国家“十一五”铁路网规划,而欧阳山旧事重提,是不是又是八十岁太监找女朋友——厢情愿呢?

欧阳山也深知这事八字都还没一撇,就好比纸上谈兵,但他又不想就这么轻易地放过这次机会,便道:“无言啊,这个事是有很多困难,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作为啊。”接着,他便把省委主要领导要换的消息透露给了李无言。



李无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还真是一个机会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欧阳山见李无言松了口气，暗自一喜，又笑道：“所以啊，我考虑再三，觉得还是你出面为好。”

“那又该怎么搞？”李无言因为临危受命，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，只能先来讨教讨教。

欧阳山说：“你先想想嘛，这事就由你牵头，慢慢搞起来嘛。”

李无言说：“这样也好，总得先有人打打闹台、跑跑龙套嘛。”

其实李无言知道，这打闹台、跑龙套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，先不说这事搞不搞得成，单说重新启动“争铁”，其难度就可想而知，特别是由雒城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市牵头，就难上加难了。但是书记有此雄心，他又怎好当面去泼冷水呢？他知道“多栽花少栽刺”的道理，可问题是，别人能不能理解呢？若不理解，不是把自己当成了腊猪腿，放在火上去烤么？

“这事就由你牵头，发改局主攻。”欧阳山弹了一下烟灰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他想让李无言吃个定心丸。

李无言说：“这样更好，办公室就设在发改局，楼上楼下，也比较方便。”

“那就这样吧，”欧阳山见已水到渠成，又点了点头，表示首肯：“我们都先想一想，看看究竟该如何启动才好。”

“行！”

李无言这就出来了。他觉得屋子里有几分暖意，外面却寒气袭人。毕竟已经隆冬了。虽然李无言穿得很厚，可他还是觉得心里热乎不起来。因为雒城有这样一种怪现象，就是爱做事的人不多，爱讲卵话的却层出不穷。所以有人见欧阳山如此大搞旅游，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：欧阳嗨嗨。嗨嗨是土话，就是玩耍的意思。其实大家这么叫，说白了就是说他爱搞耍事，不务正业。还有更难听者，说他是“脑壳头上长脓包，有问题”。因为书记时常爱吟诵那些诗词曲赋，什么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”等等。雒城官场随之出现了一股诵诗热，不爱读诗的人也跑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《唐诗》《宋词》和《元曲》来装点门面。那时候，只要到市直机关单位头头脑脑的办公室看一看，或者到乡镇

一二把手的办公室转一转,就可以见到崭新的诗词选注或者元曲集锦。一时间雉城纸贵。所以有人就开始借题发挥了,说什么文人不能当官,一当官就要乱套。说他们太浪漫、太理想主义了。

一开始,李无言自然也有此看法,以为这一套不过是走形式、放卫星,剑走偏锋,只怕哪一天会走火入魔,找不着南北……比如市发改局新任命的局长夏自溪,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,上蹿下跳,要争什么高速项目,让人云里雾里,不得要领,很是反感。当然这人是否真如传说所言,是个腹中空空、夸夸其谈、投机钻营之辈,也不得而知。据说早些年,某市委书记就曾想重用他,可在一次舞会上,夏自溪因自作主张,硬生生要那书记当众出一节目,让那书记很恼火,一时下不了台,回头便把任命夏自溪为市委办副主任的调令收了回去;当然也有人说夏自溪屈才了这么多年,要不是欧阳书记识宝的话,只怕他依旧还是个二流局长呢。可李无言却不这样看,他认为夏自溪的升迁与否与他自己有关,与旁人无干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欧阳倡导大搞旅游,夏自溪原先所在的局负责一个风景点,在别人都不捧场甚至反对的情况下,只有夏自溪肯出钱卖力,一步一个脚印,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地干,硬是把个石林打造成了国家级地质公园。虽说这张名片还没有打得像桂林石林那么响亮,但也挂上了国字号,也算一块响当当的国字号招牌了。

这天,夏自溪亲自找上门来了。李无言刚从欧阳山办公室回来,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。他心想,欧阳山一定把夏自溪也叫上门去了,肯定也交代了同样的事情。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夏自溪会这么主动,这么卖力,竟会不请自来。他想夏自溪之所以这么主动这么卖力,是因为这是书记欧阳山交办的任务,所以这主动并不是冲着他来的,他心里也就有所轻慢、甚至是不啻了。但嘴上却说:“夏局长稀客啊。”

“还……还不是落实书记的重要指示嘛。”夏自溪舌头有点打卷,说话有点儿结巴,但这并不影响他作报告。其实场面上的人都知道,夏自溪才思敏捷,其心机要比其舌头乖巧多了。

李无言不以为然,他见识的场面多着去了,什么样的人又没见识过呢?只道:“想不到夏局长真是雷厉风行啊,我刚接到欧阳书记的指示,都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呢。”



夏自溪笑道：“那是，那是。我都……都没有想到，书记还有这等大手笔。要是这事搞成了，那可是惠泽雒城人民的大好事啊。”

“你觉得能不能搞成呢？”李无言站起来，示意夏自溪坐，自己才又坐下。

“不管搞不搞得成，我们都得搞啊。”夏自溪的脸被寒风扫红了一块，一开始说话还有点儿打顿，但进屋一暖和，舌头就利索多了。像他这种官场中人，自然知道什么场合该怎么说话。

“我们先得好好想想，看怎么入手才好。”李无言先是敷衍了一句，随即又眯着眼睛说道，“既然书记看得起我们，我们就尽量不要让书记失望。你说是不？”

“那是那是。”夏自溪笑道，“既然书记信任我们，我们也得尽力而为。用书记的话讲，就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也要上。反正，没有任何退路可言。”

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李无言欣赏夏自溪的是这点，反感他的也是这点。说欣赏，是因为夏自溪是个相对务实的人；说反感，是因为夏自溪对领导一味地恭维，一味地迁就，甚至一味地附和，就好像没有一点是非原则，总是人云亦云。

而李无言的做事原则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向来一点都不含糊。所以他觉得，自己与夏自溪不是同一路人，也并非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。

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没过两天，就传来了极不中听的流言——有人竟将他和夏自溪硬生生地联系在一起了，说他和夏自溪都让欧阳山一并拴在裤带子上了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他和夏自溪都如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好蹦头了。听罢，李无言淡然地一声冷笑，也不去追究。因为他知道，自己与夏自溪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区别，简直不可相提并论、同日而语。可别人偏偏就要“相提并论”、“同日而语”，而且还引经据典说什么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”，说他和夏自溪这是命中注定，自成平仄。

李无言哑口无言。

## 二 开个讲卵话的会

雒城这地方，土话溪也读 qí，虽然有意者引经据典稍有出入，但李无言并不认为人家缺少常识，相反，他对此人的浮想联翩很是钦佩。其实在雒城，能让李无言钦佩的人不多，欧阳山算一个。不说欧阳山鬼点子多，单说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先到，这一点就很少有人能及。

李无言依旧保持着军人作风，所以他也向欧阳山看齐，这天早早便来了。他是来列席市委常委会的，提前来了五分钟。其实五分钟不算短，大多数常委都要在开会前一两分钟到，甚至先前有的书记摆架子会推迟几分钟甚至十多分钟到，让大家一番好等。因而雒城的会风能在欧阳处有所改观，实属不易。当然是欧阳山在场的时候，如果欧阳山不在场，有的人依然会拖拖拉拉，疲疲沓沓，比如市委副书记蒋万华等人。其实李无言知道，那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”的典故就出自蒋万华之口。蒋万华好酒，爱发牢骚，也爱讲卵话。这是人家的天性，也是人家的资本。当然李无言更知道，雒城爱讲卵话的人多，但能够讲出水平，而且职位又高的，就当数他老蒋同志了。也难怪，蒋万华的谐音就是“讲卵话”，不用人给他取绰号，他就是个卵话客。

其实，令李无言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天蒋万华也提前五分钟到了，他走在



前,蒋万华走在后,几乎踩着他的背影子一同走进了会议室。李无言没有回头,蒋万华自然也没有跟他搭腔。毕竟在雒城,蒋万华的官一直当得比李无言大,所以即便讲卵话也比李无言有资本。如今蒋万华坐的位子紧靠书记,李无言只能无声无息地坐在斜对面,除非每年开人大会的时候,他才有资格坐正席。李无言这时坐下来,目光扫视了一眼四周,不期与蒋万华的目光碰上了,但两人都没有回避,而是朝对方点了点头,笑笑,毕竟同朝为官,低头不见抬头见,做事还得留根线。但那却是皮笑肉不笑的笑,这是因为两人一直有过节,彼此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

其实要尿也能够尿到一个壶里去的,只要李无言能够委曲求全,不讲原则,一味地逢迎,或者放弃人格。这又怎么说呢?那年头蒋万华当市委副书记,他当的是纪委书记,也相当于副书记,排位恰好在蒋万华之后。那时候,雒城的副书记一共有五位,除市长之外,还有管政法的副书记、管组织的副书记、管文教卫的副书记。蒋万华就是管文教卫的。纪委书记正好排在最后。按理说,蒋万华职位高点,不应该嫉妒李无言才是,可是蒋万华有求于李无言的事多。比如那年法院院长老婆利用手中职权,将大学未毕业的儿子安置在本单位的花名册上,人不去上班,每年工资照领不误。这样的事本来干得就没水平,没想到东窗事发后,蒋万华居然死皮赖脸地找到李无言办公室,要他网开一面,手下留情。云云。李无言知道,雒城有个战友帮,就是以蒋万华为首的。蒋万华当过特种兵,法院院长也当过特种兵,据说还是一个连队出来的同乡战友,交情自然非同一般。因此院长老婆出事,院长便找到了蒋万华,蒋万华也就找到了李无言。

李无言不想拿国法当儿戏,又怎好网开一面、手下留情呢?他直来直去地说:“蒋书记啊,要是我俩换个位子,你该怎么办?”他语带讥讽,竟没有一点商量、回旋的余地。蒋万华也就冷了脸说:“我要是纪委书记,我还求你个卵呀?”李无言说:“那照你这么说,是想搞特权了?你就不管纪律了?”蒋万华无言以对,他知道李无言这人讲原则,油盐不进,最后气得一脸青地走了。从此两人结下了梁子。

如此也就罢了,偏偏蒋万华自己也出了事,而且出的还是件丑事——他把教育局长给搞了。当时教育局长是个女同志,是蒋万华一手提拔起来的,

其实就是蒋万华情妇中的一个。为了让这个女人当上局长,蒋万华不知跑了多少趟地委呢,据说还是行署专员谢飞烟最后担硬肩,那女人又才有惊无险地顺利地过关。

其实在雒城玩官场游戏的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则,就是每逢人事调整的时候,常委们都会抛出自己的杀手锏或者亮出自己的底牌:如果你不买我的账,我也不会买你的账;如果你投我的反对票,我也不会投你的赞成票。但凡极其重要的岗位,就是书记欧阳山也做不了主,比如说公安局长、财政局长、教育局长、卫生局长、计生委主任等职位,都是地区领导手里捏着的号子,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。而楚巴地区大多数主要领导,过去都是从雒城当书记走上来的,最大的领导还当了地区专员又兼雒城市市委书记呢,可见雒城的重要性了。但这也都是过去的事了,由于交通瓶颈的制约,如今雒城渐渐失去了区位优势,昔日显赫的地位没有了,再加上过去有的书记好大喜功,虚瞒浮报,只差把雒城贫困市的帽子也摘掉了,其实市里穷得都只差卖三角裤了,还打肿脸充胖子呢。这便是拿所谓的政绩换取头上顶子的典型事例。所以蒋万华出了这事,有人就告到纪委去了,作为纪委书记李无言当然得过问。那时候,还是谢飞烟任雒城市市委书记。谢飞烟亲自把李无言叫到自己的办公室,然后对他说:“无言啊,你看蒋万华的事怎么办好?”李无言知道,蒋万华只因与谢飞烟关系比较铁,这才有恃无孔、目中无人,用老百姓的话来讲,就是老人家宠会儿——惯坏了。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?虽然李无言对蒋万华这个风流情种向来不屑一顾,但他也不想与其公开对立,所以说,“就按谢书记的意见办。”这是在踢皮球。谢飞烟笑了,只好说,“那就开个民主生活会,批评批评、教育教育算了,要是把事情捅大了,对雒城影响不好。”李无言说:“是啊,这个蒋万华,不仅爱讲卵话,也爱搞卵事,真是无可救药了。不过你是书记,是党委一把手,这个关,你还是要把好啊。”谢飞烟又笑笑,说道:“要是我没把住,你那里再把嘛,这样就没有漏网之鱼了嘛。”李无言苦笑,只好说:“书记啊,你看那个女的又该怎么办好?”他只说了半句话,又等谢飞烟的下文。谢飞烟说:“女干部嘛更不好培养,也批评批评、教育教育算了。”李无言问:“是大批还是小批?请谢书记明示。”谢飞烟说:“这个嘛,我也不好说啊,是大批还是小批,是批深还是批透,也只有讲卵话晓得了,你说



是不？”两人说完不觉哈哈大笑。

这时，李无言差点笑出声来了，为掩饰他又急忙喝了一口茶。欧阳山握紧茶杯就瞥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无言啊，有啥子好笑的，这么高兴？”

李无言说：“报告书记，我想起了一句卵话。”

“什么卵话？说来听听？”欧阳山也笑了笑，“不会是伤天害理的卵话吧？”

李无言说：“不是。是有人把我和夏自溪诗化了。”

“还有这等事啊？”欧阳山也来了兴趣，他摇摇头，笑道，“这诗化，也就是升华了，是更高一重境界嘛，怎么会是卵话呢？只要不被火化就是了。你说来听听？”

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”李无言念了一句，又揶揄道：“书记啊，你说我和夏自溪到底是被升华了呢，还是被一网打尽了呢？”

“啊哈，这个嘛，正是我今天要开会议的初衷啊。再说，这么多张嘴，只有一个声音是不可能的，我们首先得统一思想。”欧阳山这话显然是针对蒋万华的，但蒋万华却装着没听见，依旧无聊地抽着自己的香烟。

烟雾中，陆陆续续有人到了，只要与欧阳山目光相撞的，都点点头，算是跟书记打过招呼了。李无言不再说话，也开始等下文。一时间，满屋子就都是烟雾了。虽然李无言不抽烟，但却习惯了吸二手烟，这也是生存之道。在这烟雾中，他见识过许许多多的真假面孔，似乎没有一张看得清楚的，仿佛都戴着一张张面具。所以，李无言便不时地瞥一眼蒋万华，内心揣度着，不知他今天又会放什么臭屁，讲什么卵话。

这时，欧阳山挥了挥手，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欧阳山说：“大家都到了，开会吧。今天就一个议题，就是雒城重新启动‘争铁’，如何统一思想的问题。”

会场很安静，只有一人故意咳嗽了一声，大家听得出来，是蒋万华的声音。但是谁也没去理会他。欧阳山依旧在说自己的：

“‘争铁’的意义就不用我多说了，雒城要加快发展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破解交通瓶颈，也就是如何去争铁路和高速公路。其实工作大家早几年就做了，只是没有个结果，但大家毕竟也都晓得套路了嘛。试看哪条铁路最后的成功，不是花了大力气的？十年一个周期，我们巴雒线又才搞几年呢？不就两三年嘛，离十年一个周期还有很大很长一段距离嘛，铁路怎么就搞不成呢？



其实持这种观点是悲观的、消极的、不科学的——这不是科学的发展观。是的,大家也都知道,要不是那年铁路绕了个大弯,我们潍城早通铁路了,今天也就不必再开这个碰头会了。可谁叫我们上面没得人呢?这个哑巴亏我们是吃定了。但是同志们哪,现在情况不同了,我们省的一把手是从铁道部下来的,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,我们上面也有人了。即使现在他不在那位子上,但也是一个极好的资源嘛。这是个好机会啊同志们,但是这个机会得争取,不是光棍汉等老婆,光靠等就能够等来的。孙中山先生不是早就说过嘛,‘国家之贫富,可以铁道之多少论;地方之苦乐,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’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,以其睿智点明了铁路之于地方发展的重大意义,我们潍城如今缺乏现代化、高速、大运量的铁路运输,其区位、资源优势难以发挥,没有铁路和高速,已经成了我们潍城人民心中永远的痛。我们得痛定思痛啊同志们!曾经,我们潍城人民为争铁路作出过不懈的努力,我们不能白白地花了这个力气。实实在在地说,为了这条铁路,不仅仅我们沿线两地一市做了大量工作,甚至连铁S院也努力了。我之所以产生这么一个想法,不是一时头脑发热,想求什么政绩,而是考虑长远和将来。这可是潍城人民期盼已久的、关乎千秋万代的一件大事啊同志们。”

见一把手语重心长,越说越动情,越说越高昂,市长田声涛立即鼓起了掌,大家也跟着鼓起了掌。李无言也被感动了,他掌鼓得比谁都努力,比谁都响亮。他知道书记这是在为自己开这个动员会,如果思想不统一,认识上不来,今后他的工作就不好做了。紧接着,市长田声涛也表态说,他跟书记的意见完全一致,将全力支持“争铁”,就是财政再紧再困难,也要勒紧裤腰带上马。

没想到蒋万华还是忍不住了,他又咳嗽了一声,说道:“既然是开会,我也说两句。大家讲,我们潍城还有这个财力吗?如果大家都勒紧裤腰带,还吃不吃饭?还保不保稳定?这些年潍城财政赤字多少,大家心中难道就没有个数?好好的几个大企业不是不景气就是破产垮掉了,潍城难道还有这个实力来挑头吗?已经是个空架子了,瘦得只剩皮包骨了,如果再折腾下去,又会是什么后果呢?再说,谁不晓得铁路好啊,方便、快捷、运量大。可这只是个梦想啊同志们,我们不能老是枕着梦想过日子。到头来,舍了孩子又没套住狼,蚀